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目錄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甯正　劉真

廖鏞附弟銘　余瑱

馬榮　黄傑

山雲　吳亮

劉寧　周玉

神英　杭雄

馬永　周尚文

殷尚賢　沈希儀

石邦憲　戚繼光

劉顯　麥祥

四明趙昌期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寗正傳　　實錄

寗正字正卿鳳陽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成率兵從　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昌進兵擊宣州正與有功德成戰沒詔贈昭勇大將軍中翼元帥府副元帥京兆郡侯以正襲職代領其衆從徐達克常州進階懷遠將軍攻下宣州江陰忠戍從　上取婺州又從常遇春克衢州從　上克江

州功授民兵千戶破陳友諒兵于鄱陽湖調天策衛
千戶又改雄武衛千戶從傅友德守徐州與李二等
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徐達下中原
取沂莒密三州克益都濟南東昌轉下汴梁河南嵩
州渡取磁州廣平通州進克元都招降元將平章謝
雲兒等八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略永平擒元將平
章高家奴下真定平太原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將孔
興等進取鹿臺攻鳳翔逐李思齊遂下鞏昌克平凉
至定西六盤招降元知院毛翔下臨洮徐達令正招
撫上寨趙脫兒孫平章等及馬鞍山迤西諸上酋洪

武三年五月從鄧愈克河州置正鎮守時元鎮西武靖王卜納剌等諸酋長擁兵猶衆正遣兵追之於寧河殺獲頗多於是沙家失里與諸酋長遣人來請降正即策馬往諭之酋長皆感悅獻其全部輦馬及元所授金玉印章金牌宣命擢臨洮衛世襲指揮同知又指降元宣政院使何鎖南等詣河州衛以正爲指揮使招來撒里畏吾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等暨土酋朶甘灌頂國師烏思藏諸部奉表朝貢七年改置南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正爲都指揮使進晉驃騎將軍提調朶甘烏思藏都尉正又指降元右

丞朶兒只失結等奏置西寧等衛八年改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爲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正仍爲都指揮使九年十月復姓甯氏進階龍虎將軍會川藏戎爲盜命衛國公鄧愈討之正從征有功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遣正追襲叛虜朶兒只巴獲其羊馬輜重而還十二年兼領寧夏衛事至則修築漢唐舊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餘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西平侯沐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衆萬餘人十四年從西平侯經略公主山寨殲其戍卒取全寧四部十五年除四川指揮使會河

西土官故元左丞剌瓦蒙藏卜等來降唯松茂等州西羌未附正調兵討之擒賊首楊知府十九年改雲南都指揮使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刀思郎等聚衆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率兵從西平侯沐英進戰斬其二將賊衆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龍海等西等山寨亦據險作亂正從西平侯沐英討平之二十五年沐英卒詔授正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守久之命爲平羌將軍總陜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正月率兵從秦王往洮州打魚溝等處克平番

寇三月還京至是以疾卒　上爲輟視朝一日遣官
中祭擢其子應揚衛指揮使忠爲前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

右都督劉真傳

劉真合肥人乙未歸　上從克溧水句容溧陽破中丞水寨陳也先管授總管攻常州又略石埭遇陳友諒戰敗之克婺衛復太平下南昌吉安敗張士誠兵安豐歷及諒於鄱陽戰之湖口克武昌取海安壩克領衛壯士克舊館下湖州取無錫從征中原克沂州益都濟南東昌隶州汴梁河南潼關潞州平陽應昌授潞州百戶陞太原護衛千戶又陞興武衛指揮僉事調府軍衛從征南克普定盤江曲靖雲南嵩明大理建昌烏撒芒部取龍海六凉州馬龍羅雄小廣西

調陞金吾後衛指揮使尋陞河南都指揮征金山一迷河招降納哈出又征捕魚兒海哈剌哈松林陞右軍都督僉事督軍陝西總兵征西破哈梅城擒僞王子別列怯等征廣西叛酋黃氏鐵破都掌巴籠納籠雷西莊等山砦斬世鐵又攻破山砦等處又征南丹州慶遠府分勦大藤峽江南巖悉撫定征地青潭迷木爪矮及大雲黃土石塘池南等洞哨龍婆腺枷的文坡諸洞俱破之尋改左軍都督僉事三十五年陞右都督鎮遼東

都督廖鏞傳 附弟銘

廖鏞無為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府宿殿廷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名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遼鏞母東甌王長

女也所銘女送浣衣局

守居庸關都督余瑱傳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榮傳　　實錄

馬榮徐州人少習武事有膽略初襲父職為永清衛所鎮撫從征大寧金山迤北功陞濟州衛鎮撫　上舉義之初榮與諸將攻奪九門遂克大寧廣昌滄州之戰東平靈壁之捷榮皆在行陣轉鬭無敵積官右軍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領左翼兵御下嚴請還陞右都督至是入朝墜馬舁歸有頃卒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追封奉天翼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景城伯謚壯武子昇襲忠義前衛指揮使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冀傑傳　實録

冀傑東安縣人由行伍從　太宗皇帝靖內難以功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　仁宗皇帝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至是以疾卒追封清源伯謚忠壯妾王氏自經以殉贈淑人長子斌襲彭城衛指揮使傑資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於知人高煦反　上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煦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矣徒尚詐而無膽氣今天威臨之即震慴就禽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衆服其

明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山雲傳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從　太宗皇帝北征有功累陞都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嶑峒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柵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西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招降并選所掠甚衆乃增築四城九

僮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閒猺獞無敢為孽者以功陞都督同知繼陞右都督及病　上遣醫視療慰勞甚至正統三年正月卒
上嗟悼輟朝一日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贈懷遠伯諡忠毅厚恤其家命其子俊襲為府軍前衛指揮使廣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沉勇廉潔便騎射臨敵多奇策馭下嚴明而善撫恤之人樂效死所至成功先後鎮廣西者多利土官餽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畏其約束無敢少爽至今廣人論賢將必歸之雲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吳亮傳　　實錄

吳亮滁州來安縣人初為青州護衛副千戶永樂元年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軍征討宣德五年陞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實授充副總兵總督漕運兼鎮守淮安正統間陞都指揮同知以平江西新淦賊功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佩征南副將軍印鎮守貴州累陞右都督尋調鎮守雲南七年召還命視右府事十一年上疏乞致政　上從其請至是卒于武昌遣官祭葬亮體貌魁梧饒智略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為意所至蠻夷懷附性寬簡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

人以是重之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寧傳

劉寧字世安其先直隸山陽縣人成化初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柱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寧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爲參將守大同時遇賊鵓鴿峪衛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勑奬勞爲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疑不知所爲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寧以馬箠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酋坐一酋語不遜

掌寧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且詈坐寧乃賽色呼酒與飲反覆開諭華酋咸悟卒如約後復移鎮甘肅寧釋古番上之法以五十人為隊隊五重為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術環無端每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寧軀幹頎偉勇略過人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虜而陳銳不能用寧亦以此自護云

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謚武僖周公玉神道碑

倪岳

公諱玉字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庶哥在

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爲寧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略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戊寅虜寇延綏　上驛召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己卯正月朔叫賊野馬澗接戰四日賊益棒衆迎敵乃挺身直前爲流矢所中死之事

階驃都督同知賻葬有加特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于王事感激奮期以報虜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邊庾充贍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司事公勤于職業制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務翕然成化改元乙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復薦公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　上賜璽書命公具如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正月虜寇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虜衆大敗斬首七十

除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
都指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爲
虜雖挫衂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爲巢穴非潛兵擣之
未肯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者公乃奮然與
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
賊衆擒斬三百五十餘人俘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
駝馬什器三萬有奇殘虜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
嘉獎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
屢報賊警勑公往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
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而還復賜敕嘉獎尋

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勅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酉
奉勅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堠
兵報賊寇何公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
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
乃還以功進陞署都督同知癸卯秋賊自柴溝堡出
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
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公率兵往援追奔
至定安營等處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積二功與
實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
冬十月殺賊棗兒溝丙午冬奉勅以閑久任邊

陞累著勳績即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挂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尤須振作軍威攘除邊患以安境土寬朕西顧之憂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廷議討之公請因虜使之還者使齎節往諭庶或有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如公所籌　上大悅賜勑曰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成功由爾本謀也公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

疏乞解兵柄詞意懇切　上皆不克甲寅疾增劇詔
俾回京料理秋九月聞命即日就道明年正月望前
一日卒實弘治乙卯也其生爲正統己未後二月望
日得壽五十有七而已公器宇英峻自偏裨爲大將
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毋遇賊計
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積爲多虜人至見其旗
幟即驚呼遁走隱然爲邊關之望者若干年豈偶然
哉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神公英墓志銘

楊一清

正德七年閏五月十七日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致仕神公以疾卒于京師仲子周爲分守延綏右叅將方受　命征勦中原羣盜乃上疏言先臣英以世廕授延安衛指揮使累功至右都督歷事　列聖五十年有奇四受制勑佩將軍印符出總邊鎮身經大小戰百十餘合引年乞休完名考終無復遺憾顧臣久在兵間生不及養歿不及斂終天罔極臣實痛焉應沾卹典乞勑所司查奏舉行之如故事豈徒

慰臣之悲亦以勵武臣之忠蓋聞　帝若曰是祿厥
爪牙疆場之臣厥有勳績載在盟府賜諭祭五壇給
舁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皆異數也會王師凱旋周
以功擢都督同知被　簡命鎮守山西兼提督三關
充副總兵又上疏乞便道入朝因得護喪還鎮許之
公諱英字景賢姓种氏系出鳳陽壽州人祖忠父傑
永樂中從　文皇帝征虜累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
都指揮同知生于宣德乙卯九月七日天順丁丑父
卒始承襲守備榆林寧塞營為部總累奉勅督兵協
同都督張欽叅將房能及從總兵官楊信於寧夏之

車道坡花馬池榆林之神木高家諸堡裁勳虜寇斬獲甚多成化乙酉兵部尚書固安王公奉勅行邊歸奏其功且薦其謀勇擢都指揮僉事戊子從征固原石城叛賊滿四有功進都指揮使用薦充延綏右參將時虜賊𤙛加思蘭部曲潛伏河套時入寇公領兵出禦敗之於開荒川又敗之於廣湘川擢署都督僉事余肅敏公建議築修墻塹展拓邊城公承委督視工役備極勞瘁經營規度肅敏亟稱其能癸巳真授都督僉事丁酉受命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寧夏癸卯改靖虜將軍鎮延綏乙巳又改鎮朔將軍

鎮宣府弘治戊申　孝廟念大同爲京師鎮鑰冐公威名緩急可倚賴乃授以征西前將軍印總兵大同所至軍令肅然旌旗部伍精采一變虜人憚之每有侵犯輒挫衂去庚申驛名回京統理果勇營戎務辛酉奉勅充右參將督領京兵往征延綏賊寇乙丑充左參將督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爲諸將首正德丙寅進都督同知銓註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又奉命擒勦近畿劇賊擢右都督以老懇乞致仕　上允之仍給軍夫三十人以供役使已而　朝廷念　公平生所厯戰功最多賞不足酬下廷議加封歷陽伯不幸爲逆瑾所罣落伯爵仍以右都督致仕家居越二年卒壽七十八

征西前將軍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杭公雄神道碑

馬汝驥

杭公諱雄字世威其先海門人吳元年曾大父春充綏德衛小旗大父能總旗父林贈昭勇將軍妣高氏贈夫人公生天順己卯正月丁亥成化甲子承總旗清水川克敵陞百戶弘治正德中楊圪塔甜水河馬道黑山九墩走馬梁數城虜酋五遷至指揮使壬申陞署都指揮僉事奉勅勦賊四川守備甘肅西寧甲戌充延綏遊擊將軍隨總制太保彭公略定哈密丙子冬十月兵集岢嵐大破虜衆奏捷旌賜蟒衣一襲

改參將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戊寅陞同知統邊兵京
操時 毅皇帝狩宣大公周旋扈從 上嘉其忠誠
命佩征西前將軍印拜總兵鎮守大同頃之加特進
光祿大夫右都督 今上御極仍都督同知以廷毅
河曲虜數出掠改佩鎮西將軍印鎮其地明年取坐
鼓勇營僉書後軍都督府事會番夷譬亂告急朝議
薦公衆賢奉溫旨褒諭安戢授平虜大將軍印節制
陜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同兵部尚書金公獻
勅陞祿錦衣千戸乙酉復佩征西將軍印出鎮寧夏
己丑公年七十有一 解組歸榆林庚寅七月十有一

日以疾卒公性彊猛捷人善謙機謀內含質朴外樂挽衝突戰奮臂先倡料敵授策舉合陰符嘗逐賊步河一賊急捉公兩手水中鬬公力仆賊殺之一日以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既射賊退解衣腹中落血塊如林盎中飛天不自知也又能同士卒甘苦恤貧摩瘠若保嬰孺羌胡部落知杭大師名望風啣指既老益銳官雖極品勛績而非惡自持不爲驕奢　毅皇帝大同見公悒惟敵甚曰老杭酸窮乃爾邪會賊至　上親欲出擊公叩馬諫曰今主人畜犬備盜也苟盜至主人自吠嚙之奚用犬爲

願聽臣等効犬力　上笑而止少給役都御史府既
貴每至府必不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
初公疾以積金授從子祿呼祿屢不來問故祿曰人
貴富利身也公日糲食衣不帛而余乃有之邪子男
一廹葬祿爲車幰幡旐供佛經當飯僧誦經識盛伎
樂郊列廣筵燕餞送賓客費益以千金歷田公恠其
亾益呼朴之責令築塋園如制而以碑屬予以訖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傳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初襲金吾左衛指揮使驍果有謀正德初以討流賊知名遂擢遊擊由薊鎮以千人將卒往薊州累立戰功識左侍以爲壯後坐累去官薊鎮即被虜擾無虛月廷臣多薦之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遼東甲午軍變命永往鎮之永善撫綏麾下銳丁無慮數百人咸得其死力己亥驟復卒後故亂水即督麾下士討之應時殲滅東土人心始定遂陞今職嘉靖十九年三月卒於官賜祭葬如例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周尚文

傳　　　　實錄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參將副總兵以今虜善游將渡河乃築墻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河口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總兵官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修補墻堡七

百里墅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子滿罕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節制東援破虜于曹家莊斬將奪旗加太保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上貢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不敗益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喜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下亂其後十餘年始驗公薨諡武襄予祭葬如例

都督殷公尚賢墓志銘

張天復

公諱尚賢氏殷其先廬州合肥人洪武初有諱成者隸籍宣武衛已而改隸安吉實公始祖成子忠屢從戰有功由本衛百戶陞河南歸德衛世襲指揮僉事調天津左衛於是世爲天津仕籍云高祖彪曾祖貴祖洪俱指揮僉事父健即洪季子以伯仲無嗣紹先業健卒公甫七歲倜儻不凡母夫人馮躬勤養育俾有成立弱冠入鄉校修詩書俎豆之業有四方之志嘉靖乙未襲父職迨壬寅春守禦黃花等鎮改杞天津右衛尋掌本衛事撫按廉其忠幹每加推奬丙午

秋用督撫交薦守備遼東寧遠移駐濟陽歷山西都司僉書己酉秋克遊擊將軍督軍駐延安內盜外訌四野洶洶遊擊爲一時創設兵皆市人不習練公受命儆惕厲忠武身先士卒嚴刁斗多間諜以悄虜情而參以遁甲孤虛諸法用能屢殲黠虜奏凱廷下於是諸鎭之兵延安稱强焉時　天子加意邊陲廣求將材以備折衝之用公威名日盛本兵屢推轂壬子夏擢山西太原左參將賜勅以往是秋分守大同東路路當虜衝而鐵裹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特出役士馬單羸物故殆大半公曰不過斥革何以別下將

邪益勵忠藎誅務淨虜氛以報　主上休渥虔款
鋒斬獲無算將巡撫虞公在閩急甚公督率前軍行
之圍遂解然虜酋指銜公甚矣功聞　上嘉賞有加
甲寅克分守遼陽副總兵尋陞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遼陽街征虜大將軍印賜敕書寵諭備至公尤感
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墩堡申嚴號令由是軍威大
振犬羊懾畏居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間有犯而後
境輒勦截沙磧無外牧馬捷書爲奏請頒賜風恩藎
而公矢志益勵矣丙辰冬虜騎數萬猝至士伍不暇
行列公聞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窮矢竭遂遇害

計聞　上憫悼久之用禮官言贈少保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仍蔭一子世襲指揮同知命禮工二部祭葬如例立祠以旌忠烈公平居恂恂如儒生而臨事奮不顧身萬夫莫撓用能樹大節於熙明之朝俾遺裘格義聚膽落魂當世恍戕披堅脂韋偷生者視公亦足媿矣語曰力抗一夫氣作長城國家神氣不於公有賴焉

都督沈希儀生祠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祿者　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祿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銳皆世官銳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推鋒毒弩中

府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灘之
賽還賊所鹵掠勦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
酋一人首虜多礌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
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
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
衝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琦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
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
思田參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
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參將帶銖佩弩箐棧聯
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

掊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顙黨鬬讎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猺蕩巢搖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償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儒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獮之則公之所以殲渠里也土酋慮其數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皐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葬七山曇應諸谿峒凡五十餘所

獲草革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刳日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酣酒鼾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叅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

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為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貌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

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隸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爲賊所中毎陰雨輒痛自爲叅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冢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擐鞍覆鍱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塋窆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

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
敵目光逆射兩顴赬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
嬉怡諧笑臧獲輿儓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觖至相賊
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亶然謀勝胃如直繩一視
可盡至於臨敵應機服衆谿谷飛猶澗絡神鬼不能
測或請公爵公曰吾滴賊耳非詬人也知公者以爲
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賞俱業儒
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深里北
瞰龍山左黔右彭兩江縈紆若公我所抑戈斬級處
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

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　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隅也其所象益未定云

叙都督沈公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壘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卻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公

拔領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護刀鏢辦領寸而過刀着
於鐙鞳然斷鐵公射鏢持中缺項殘左推弓而右擘
刀衝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殘弩者悯夫弩發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速逃三酋後騎至代
其酋公以二酋讓後騎而發斷頰者自為功除賊擬
而入箭追兵戰於脅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臂髮
箄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與俞政
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斬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猶寧賊恐臨椎椋而遯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米隘門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關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循亦以公斬關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淵公騎跳而下淵淵深沒頂馬浮而岸毛盡濕求濕馬於樹緣淵而求酋酋洄而逃踰水中影射之血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繼至崖望見公挽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湯浦賊八十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夫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

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窄綫而濟雖衆可濟也蛟龍灘澗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一澗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帛伐竹揭竿而編茂以爲縿刻頃成數百旗伸之蛟龍灘令鼓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船載勁卒數十伏茂草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來灘急衝之兩岸兵譟而前有輕騎而水立挺鋒當艦公合艦跳水斬鋒酋人騎皆蹈洲上伏發易賊濟者西外來未濟者卻東走山上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灘賊孤艦軍攻

洲兩晰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橋陷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晰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上官候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倚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

飄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
慮乎督府又慮（言且走交趾 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
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卒弊得敵公公潛使人于
蹕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
死談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
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將且盡湖兵五千
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資家糧五
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紙腹張目以覷湖兵
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
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拜兵攻工堯左哨將

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衛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曲繞出工亮背拂旗爲號賚餘糧爲稀糜食而進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危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揭其頭以令軍後危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呼旗初岑琤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援實工亮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左右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亮矣潰而却偏師見後陣却亦亂而却我軍乘之斬猛于邦彥於陣中蹀尸數里

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甚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恣猛因置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猛欲破敗公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酖猛而刎其首函送於府斬他囚首具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拙

軍猷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月矣猛死田州平安
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未㦗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
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命儀
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衆與思恩酋王
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
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
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
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
以非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欲以撫定兩酋公多

與其謀因爲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淒于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鈺閒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黠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塞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犮而告急於公公即上

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横餘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檎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徸間陽附官

覃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開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險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謂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詗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

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勦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
手足畫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
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
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諜我
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
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人無
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終然如刻
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
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官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
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貿物名至府密

謂之曰吾素知若若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賊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峝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拂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徼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鐃者三則諸兵皆裝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沒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

劉管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巳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巳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巳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貿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巳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篦其頭又命諸妾婢薙之以酒人數大

硫察孳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搞之他所勞若之日若夫爲吾夫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髮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旣多得賞又酒醉跟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徭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人頒賚僅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徭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僥得珍果美物誇諸徭婦以爲夫人愛已諸徭婦皆怏怏心羨嗾其夫使僞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

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投斬不爲

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妻貨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顔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嘗與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勑若無敢須之將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鶚勑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鶚勑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嚮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嚮令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嚮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劓刵且刖刵斗賞銀數兩而遣之巢以是他賊在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劓刖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

使欲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剡目者索不已賊至出白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剡目者剡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剡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illegible][illegible]保不爲賊得於是凡

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皆附而以避返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發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跡血瘡以死或餓橫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大銃以伺盱火木燧來毳削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發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

而蕭伏上山頂兒啼女哭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
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
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
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
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
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
已更相惟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
不出也益惟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
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
爲好猺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

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犛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於中知府膊者也兇猾甚先是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亡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游率兵勒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半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抑衝入室恐請婦作欲掠狀公佯訛鞭撻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

深德諸婦女而滑使諸猿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嬖猿謂諸猿之以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猿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況公吾爲狼兵殺且捨久矣已而悉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狼何不縛以贖我諸猿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猿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猿而去之諸猿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猿行曰我輩失妻

予討窮惟有更闢汝作賊耳扶諫書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闢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必亟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道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領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以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戮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僅警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公慮諸猴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猴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無備）而質熟猴妻子川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巢得扶諫而出諸猴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猴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猴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猴吐舌懼殺妻子皆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劓扶諫目截耳刖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猴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猴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讋然不敢不往牛畜畫併

以歸獨首○羊口覘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
畜賞訓猺其後復訓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失
明乘夜渡溪水沒者十八公念若之命沒者人三牛
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
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
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鍈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
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一人徐五舉貴爲土巡檢
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與其猺悍不樂
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興兵誅之而亦不能定
也當破八寨時調兵鎮安鎮安使思恩生口以歸巳

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爲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

數百里而酉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豎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旋色好語謂酉曰汝第往我襲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酉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酉口聞鎮安禁金甚堅何因出乎酉謊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酉而呼酉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諭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酉唯唯公遂與酉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酉懷中爲

我嘗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賈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賈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賈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章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賈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與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賈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賈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賈曰來矣金叩頭潛

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士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妓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濟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必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徵

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酋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賄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酋可無賺金也酋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將延擒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寄語延擒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延公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賄箭射汝不若易汝土

官裝衣青衣祿掾吏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桀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遣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檻糧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使

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廵按廵按好語曰吾爲汝奏明日廵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畱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追死而狠鬬則殺傷衆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還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閒請於廵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

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縶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黙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讎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若金耶汝尚不知死貲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貲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

甘心於金公又怒駡韋徐亦莫測公討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貲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畱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盡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貲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畱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隨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

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
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遊將府公命夫人
見金曰金我見子也金待官聽調往來貴縣君縱不
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
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習所部打手
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符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
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
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遊將府待事謀既定因
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過意
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

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名雷於城外狼兵夾擁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雷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雷取紅紵挂雷雷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誣衆乎公意又欲以疑雷於其黨也雷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雷奏功矣因見雷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州遂令雷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

金一人酋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賚金相讐
見殺於路中日夜躑躅爲脩斧歸質之遂發病死金
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
縛者解延按府而撲殺之思慮復安當是時使公不
先款酋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
州縛金則困獸之鬭何所不至使公聽韋徐甘心於
金則兩客相鬭而主受其禦惟公毅之又緩以漸脫
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剸爭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
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士酋亦益謂公不可
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

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公先時公沂峽峽中大酋疾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牽羊至滸公令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問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

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决公乃揭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隊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購首

級而傳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手刺股鉤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時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環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換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齪齪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贈左都督石公邦憲墓志

銘　　張鼎文

西南夷自方叔南伐之後惟漢馬伏波兵振臨沅受降羅甸夷其後雖内附不能去兵歷代以來苗夷爲亂天啓　皇明曆紀二百餘年　世宗皇帝受天成命撫蜀與邇天錫忠良勇智之士克清大憝掃蕩氛黴九真日南夜郎徼外罔不率俾足爲明德中成之臣大都督南溪公其人也公姓石字希尹其先山東壽光人石玉仕元爲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遂東衛百户調平越衛所鎮撫從靖難兵陣亡永樂初

陞清平衛指揮使宣正統間陞都指揮僉事割宅改建衛學宣傳宗宗生瑛瑛生堅堅生公甫十歲苗夷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鏢願當一隊長者壯之十二歲喪父鄰產儌屋惡少犯之不校戊子襲職歸即清出苗民侵弁屯田庚寅後三十年陞雲南都司僉書屯政再陞掌印三陞都清守備四陞都指揮同知江西掌印五陞前軍都督府僉事六陞都督同知七陞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餘戰其小者鎮撫凱里司惡苗納款滔潭六寨投降進征克平都淸洞苗阿保等截殺凱口賊黨阿廷等鵰勦六龍山殘苗印水

司臺黎等領貧寨龍老三等各干地方白洗寨張卯保王三夯長等龍塘寨龍老三等杓洞寨岑賈沙酉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卯水司梁上鬼央等　地隆阡龍力水等各斬首一二百顆五七十顆其大者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囤敎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詒日指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即如公策從囤上一躍而下大鉦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俘勾七司相繼讎殺兵憲發之公曰七司如鼠鬭穴中氣盡自斃

獨山蒙趍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
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
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
縣有玀玀樸剌㑩雞等東有昌明龍朋等有多歹李
成老阿旦等恃其險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公使人
覓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爲嚮導詗得賊狀則分麾而
行公親督諸軍伐木塡塹川陸並進犄入賊巢火炮
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者伏兵執之
行且鬬者追盡殪之東南二賊皆就擒奪回男女牛
馬無筭斬首三百餘顆廢于崖囤苗盧阿項等擅生

毅興章服爲川湖撫公撫安之不服調漢土兵七千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務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獲鎧仗盡棄賊求援於播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驚今楊烈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聞烈縱鯤助逆犯順之罪烈奚暇援人乎公每路故兵迭擾疲賊時二月涂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因即彼來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燃焰張大斬

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湖廣溆浦縣猺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溆人肖公像祠之容山土官張問韓甸讎殺不已公以兵聲罪守備葉勳千戶郭繼武頗易之稍近伏兵四起勳繼武被殺公於重圍中殺數十人挺出至鎮遠調度兵擒賊於沿江防渡公佯與爭渡別於上流三十里縛竹爲橋潛軍宵渡公爲後應賊勢甚盛公身當矢石我兵

水陸並進賊潰土崩墜河者千人斬首三百餘顆擒
間甸容山平其尤大者銅仁劇賊龍許保吳黑苗據
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地險豁窮谷竹
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府請合三省之兵攻
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
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巳召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
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獵鹿椽其要害布營結衆諸
苗莫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
開門出兵賊巳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炮火俱發自相
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遯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

呈束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數十賊首又遁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遁大征命下三省兵尅期入進公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於江上山頭張虛然火疑賊公乃率衆銜枚疾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麥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取兵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令敢死士數十人潛伏後山令宜慰安萬全開山公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

中放炮伏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殺過半賊首又遯督府檄進董翟山公曰兵貴神速乘勢兼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勦四晝夜前後斬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

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圍中見二人挺而甩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而訪之老猶老獞也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猶獞來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既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妝饜飫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名猶獞旁侍酌以大斗猶獞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猶獞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擇精銳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查

曰此我得賊歷總兵識也默禱于天須㬰睛霽然明猜獏等詣見縛許保獻功公椎牛祭土畢與數十人往猜獏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又遣人詷吳黑苗子姪家丁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兵於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於舊銜上加提督麻陽西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楊進雄殺叔反姪而奪其妻公合諸土官宣諭雄罪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吾將鄒縣汝雄泣就縛曰泥司土官楊贇殺楊一家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衆阻命擁兵自救遲回觀

變公發兵鎮遠贊律父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贊遂與家人泣別翼日詣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謂上官辭色不善即擁衆譁噪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公以檄名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爾兵衆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不然吾令爾讎藺奢烏蒙攻後四川播州攻右調雲南兵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

首痛哭謝罪惟公天錫勇智動合神幾或以兵力取
威或以口舌定亂幽感神祇以助天兵則化凶頑以
歸至化雖古申伯式是南邦方叔荆蠻來威不是過
也若夫孝於先祖尊事祖母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
友愛二弟姊妹敬其族叔虎仁及三族之親助喪朋
貧不矜已功不揚人惡讀書好學爲兵憲鶴泉張公
所器重已乃尊敎廸德生事死祭以報知已則又恂
恂然儒者氣象非武夫介士能強爲之余嘗讀碧溪
顧公及兩京九卿保薦之疏慨然知中興名將之無
二也方將建大旆擬金鼓倒狠居塌瀚海掃六合之

中空萬里之外天嗇其年大勲未集隆慶戊辰卒於銅仁官舍天其未使我明無南顧之憂乎卒之日呼二子命之曰我有俸廪皆餉軍士死以償累汝無我怨端坐而暝士大夫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洟披麻臨奠不絕於路銅仁士民捐貲立祠撫按題請贈左都督祭六壇 勑布政司營葬平生蒙 欽賞一十有四陞俸級者三廕者二追贈三代祖父皆如其官生榮死哀武臣之恩極矣

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繼光墓志銘　汪道昆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標者不堅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償則原要以爲丈人爲司命爲社稷之衞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言如右券居常纂纂乃考服華華以孝爲忠有開必先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掠吳入浙辛酉寇台州少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自閩監少保軍殲横嶼遂截馬舛指牛田兵二面行

一月三捷既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時同獻
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
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冦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
之冦無噍類乃若焚山冦百壘覆海冦千艘功什冦
軍域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
保應名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筴而行余祖之三山
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謂襄敏在事余則
有燕山銘報命惟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
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兕方歸而丘首余則
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弇山余

則有滄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言言核矣胄于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輓先人賢手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即世藐諸孤請卹無從大司馬輿櫬先後歸莫為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舊念功償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特書竊維疇昔之言蘇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有徵余將溯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稽手戚之先起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母閻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宰歸老孝廉乞終養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朔

曹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五年舉
介子足當厲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太夫人夢
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梱內是日日華五色
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
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鋼鼎烹
汞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扃少保進武火大烹扃
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攖九龍敗
矣頃之覆鼎而出汞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
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以非先
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不器所衕樓中戒勿上少出

私舉火爲戲氣燄薰天孝廉厲聲詬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閣而燔入版若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孫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顧毅而鷹揚英氣勃勃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奉孝廉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少保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眾封一品夫人少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夫中饋相與食貧賽市一魚三析待餔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虎口而行間有餘日

以矣則以膈在腹而陰自奉心嗛之慕以魚腹羞少保邑沮子愕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戌待試武闈甸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起文學侍從嘍嘈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　一軍皆服所部急推轂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

其可也間義烏露金穴括徒逃陳兵入疆邑人奮矜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五乘兵寓于農茅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而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陣惡用鵝鸛為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賊旌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硎至

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巳氏故睨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擒東南憤客戍苦軍輿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徵調內應者讙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殫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巳氏旣失筴無敢食言冦虐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摽弓躍馬當先一倭擲利刃追之斷馬尾而免冦分壘爲三窟一據横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抶野不耕山冦陸梁海冦盤踞廣狄兵乘亂出入剽若無人言者謂督

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𢹂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探壺槳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咱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烘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曾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恭寧慮什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皆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

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鋌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彊今且必往傳遽三宿聞冦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冦畏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獨脇從視首功居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壬位虜陷石州東

專号黎裁不守用廷臣議名讀司馬戚總戎入策備邊總戎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朘軍資豢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躡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封獖首以當傑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噎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備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摠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

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弟抑勿談合惟命總戎自言世受豢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旣襄斂出就符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僕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厥守撫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乃則又以總理專任劍門即不易衙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劃嘗宿笞

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圮遞修濫費無益請吏版築諸
戍士畫地受工跨墻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
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睥以守
退則畨休苐力詘未能舉竣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
木彊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發者一軍以倡
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
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莊總千山
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
署臺垣之役工力稍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

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延工介弟爲傭少舍則課殿最宴賞决罰有差黜皆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在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靭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兵戍守殘吏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嚮導次批擣次遮擊次

追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甲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虜虜諜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黑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入閫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閫閫北還報悉以

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遍修薊功遍進左都督
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
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少保
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
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名還不得請則勒
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
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鷙而張先後有子皆不祿少
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姬舉昌國楊姬舉
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月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

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挑而懇祖禰乃大慟一品亦
嘿刄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
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徇
客急歸而橐析即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蜡
日雜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趣之入
襲少保先以閱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
騎胄子壽國薊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
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投故記室上
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亾矣乃僅襲祖
職得指揮僉事不遑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

請䘏輿既曲周公就木請姑有待而後發表少保在
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登壇見諸行事
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
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
方既去薊留千金造卿梱載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
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
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
之胡華陽有言方今以少保當阨者三人矣其一武
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非
世廟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歸下

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安殺故也老氏以佳兵爲不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天授之符獨國之志人不及知者爲不一書銘李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士代興其磊然厲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視豹章則其節制孫武宮燕則其宣力爲名爲方則其下士爲陵爲菅則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爲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遐之左轄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涓人煢控彡縱淼黃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微銳師六關以張財而出衆戎車彭彭鼙

垣高跱永保金湯句奴囬向納款來王無平不陂無
滿不覆如很跋胡如鼎折足南粵樓船蕩之楊僕發
我形弓釋我戎服里橐而旋有如白屋始秩于鄉競
推鬭轂內難方般大歸期歷天高九重　卹典有屬
圻父書勲工父司築葬于祁連斂于良木生榮死哀
歷頒爾月

敘都督劉將軍淮上戰功

黃姬水

黃子避冦留滯秣陵恤恤乎旅處也一日江子民瑩造黃子曰汝聞淮上之捷乎爾知劉將軍之功乎謂黃子言狀黃子曰嘻有是哉若而人也即詩書所載若而人者以不獲親炙爲憾令並世而不一覿之乎冀旦江子偕黃子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傴僂謝曰顯委人也執政者不以顯爲不肖使備持矛顯何力之有焉因命酒爵數行請將軍謂之符江子所言狀江子校備俾黃子叙之以備野乘黃子仰天歎曰吾儕朝經夕史終歳假仰操筆研以食粟者靡

人耳將軍其夫也哉將軍其夫也哉叙之曰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揚及淮殘啄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爲墟暴骨如莽我圉孔棘畱京戒嚴時劉將軍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大司馬張公檄將軍守浦口無何白司馬曰賊性貪惏輸掠既絫其欲已盈必無南令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畱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辟將軍將軍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將軍將軍曰賊在顯不咽食也請爲君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王安東謀之賊餽二十九賊

衆時脅從散去僞人人倭也遺將軍設書將軍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斃而待也遂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被詬之賊出將軍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卻射馬中矢馬駭將軍下馬挾簇賊卒馳將軍前將軍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鬬甲亦殊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昃矣勿逐也賊言焚民廬以樵我將軍即先自焚賊縱所俘美女子以蠱我將軍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當雨擐甲曰我露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焉遣人持火炬

滑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復誓衆將軍執一幟以號于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功勲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為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逐曰賊出汝蹄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營以張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譟曰獲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袵左手持刃右手持扇登岈麾賊衆蟻緣矢集如雨將軍單騎遇之格

者半援者半矢盡又張其銃鬪將軍數圍弗克將軍
射賊輒殪賊氣稍沮將軍曰彼衆我寡不先殊其魁
則衆不携也廼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
所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
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斬獲甚衆賊大潰還奔舟舟
焚將軍追至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
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將軍不胄不介
著一白布單衣巾襪如之身不滿七尺猶八眇小丈
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儵捷若飛刃起見刃
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

費千日倭奴犯徼七年于茲我軍不戰而覆者衆矣即戰衰十獲一往往是也若去歲梁莊舟山之捷亦僅見者將軍以寡殲衆而不折一卒豈非奇功也哉將軍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營以三百騎破猺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猺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衂由此觀之則將軍今日之功謂非必勝之算乎傳曰昔范宣子有功而讓而晉以平趙簡子有功而伐而晉以不兢讓之謂懿德所以賞有其功也將軍讓其功以五十級閒能激也將軍且尋常功名之士非謂然[illegible]將軍祗淵躁一撫世俗皆卑態或多不悅于人嗚呼賢豪哉若而器之哉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麥公祥行狀　王弘誨

公諱祥字天吉蘭村其別號也世為廣之三水人幼失怙恃能自振拔既長好任俠自意時即與凡福別無何福列籍　內庭晉至大司禮　天子令紀錄其家公遂得克材官出塞有功歲戊申陞授錦衣衛百戶再擢千戶選掌禮儀房事己酉陞指揮僉事南鎮撫司僉書流掌篆勤勛賜封辛亥陞指揮同知時　世宗肅皇帝念大司禮公提督東廠功兼以吉內直勞叙廕加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本衛堂上僉書仍賜蟒衣及繡春刀鑾帶皆異數也是歲詔加特進榮祿大夫

曾祖保旺祖寧父常錄皆贈如其官曾祖妣盧祖妣曹妣錢氏皆贈夫人庚申循例乞休　詔許之仍予祿于家公虬髯古貌性通敏然淳厚悃愊遇人無所狎侮又不喜紛華即歷位通顯其自處澹如也解組歸私第畫一切榮名不談諸金吾貴人故多結客紳紳間或鬬雞走狗競爲蹋鞠六博之戲公自濯園外杜門謝客一無所嗜好衆咸服公爲長者嘗曰吾以嶺南布衣廁內資倖致富貴出入乘車室有蓋藏寧泥哉　皇恩宜何如報矣南望松楸首丘在念於是建祠置田流祀宗先自蒐裒之外又捐別業一區爲

同鄉會館曰令後世賢所吾倡義不賢無爲豪家所
奪云常戒家人撤食布衣悶出其餘周恤閭里貧困
宗孫孝幼而孤公撫育之底于成立以故鄉人士及
長安中知公者咸曰公仁人也疾革呼嗣孫嵩篤曰
予年踰七袠官階一品生旣無尺寸以報　國恩没
尤不可示奢以重予過遂不起距生弘治庚申二月
十一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贊曰諺云力田不如逢
年善仕不如遇合有以也夫予聞公徵時以善相者
嘗於羣輩中目公謂客曰若且貴爭服玉被文矣何
力至此不數月　命下六七年間竟如其言若符左

務云昔衛青未遇時謂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豈其時安知他日封侯事耶故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此亦有所挾非偶而已也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不然謂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或謂麥公不喜交遊其類是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